

文 學 叢 刊

掘 金 記

畢 奐 午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掘 金 記

畢 奂 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二元

# 掘金記

華英午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  
海鹽路  
鉅鹿路  
國通路  
一四二號  
弄四號  
八五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 文學叢刊

第二集

共六十冊

秋花	靳以	長篇	生底煩擾	歐陽山	短篇
江上	蕭軍	短篇	海星	陸蠡	散文
土餅	沙汀	短篇	鷹之歌	麗尼	散文
谷	蘆焚	短篇	商市街	悄吟	散文
憂鬱的歌	荒煤	短篇	畫夢錄	何其芳	散文
多產集	周文	短篇	憶	巴金	散文
崖邊	柏山	短篇	母親的夢	李健吾	劇本
鏽砂	蔣牧良	短篇	掘金記	畢奧午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

三十五年十一月四版

## 題記

首先，我要說出寫作這小集子的時期。不過我並不是想藉時間的早晚來替這小集子掩蓋什麼。

這裏面的文字，一大部分是在我上中學的時候寫的。春城，村莊，田園……這些都是當時國文先生在課堂上出下的題目。

幾位國文先生是應當特別感謝的。一位是于澄宇先生，一位是王西徵先生，一位是高滔先生，他們都曾鼓勵過我。

對於什麼是詩或怎樣寫詩等類的文字，在那時自然有些看不懂；但我也總沒有留心過。幼時對於幾種玩具，如木馬，布老虎……是那種渴望地想知道它們肚子裏裝的是什麼；對文學理論則從未發生半點興趣。

因此，這小集子算作詩集，真有些勉強了。

四篇散文，寫的時期略微靠後，是兩年前吧。我從中學畢業了，趁暑假回到我那位置於一個大礦山附近的故鄉去一趟。在那里我看見不知有多少的人是遭遇着像冰島漁夫裏面所描述的人物的同樣命運——

潘堡爾壯丁們的生命是都被大海吞噬了。

河泊山下的居民的幸福也多半在那懷抱着煤塊的岩石上撞碎。

於是我便描了這樣幾幅小畫。但它們並沒有把河泊山下居民的哀愁的萬分之一申訴出來。

一九三六，二月，廿五日。

# 目錄

## 第一輯

春城	三
杜松	六
留連	一二
牧羊人	一四
村姑	一七
書簡	一九
感謝	二〇

山中……………二四

秋……………二六

掘金記……………二八

第二輯

入市……………三九

下班後……………四五

潰敗……………五四

幸運……………六一

第

一

輯





## 春城

也是春天。

永不帶手套的鄉下人

揮着解凍的鞭子，

趕着馬車，

冒着杏花雨，

隆隆地進城來了。

過高高的城垣，

到雜遝的街頭，

見那花崗石，水泥

各樣的建築物之間

都是擁擠着尋求職業的

帶着菜色的

黑眉男子。

沒有一棵首蓿花！

沒有一棵金鳳花！

一個鞋匠，

以麻縷維繫其生命，

摸索於人類之足底，

向炎夏走去。

# 村莊

……貧窮的村莊，

沒有名稱的村莊，

垂頭喪氣的村莊，

悲涼的村莊，

沒有倚靠的村莊，

容消色衰的村莊。

—— C. D. Balmont ——

但是我曾愛此村莊，

它那金黃色的麥浪，

像浴着晚霞，

堆集着波濤的海洋。

如百廈為憤怒的火焰焚燒，

金紅色的

高粱穗子長滿山坳。

但是我不能不拋棄這村莊，

『總之，只剩這一條辦法……』

我早經想過了……』

● 這句話是檢自毀滅中萊非生的。

雖則隨着那春雷的呻吟，  
我曾把絢爛的夢境鋪張：

讓大麥開着花，

讓蕎麥開着花，

讓玉米開着花，

讓豌豆開着花，

讓那從海洋上

飛來的雲彩，攀住

那塔尖似的白楊樹

俯瞰這披花的樂土。

但是我不能不拋棄這村莊，

每天我會伴着那鉛似的朝霧從家中走出；

流盡了一天的汗，

踏着那無聲的

銀似的月色，

帶着一身疲倦回來。

在途中，我曾看見那美好的

夏日黃昏，

燦爛之夕照

把村莊上的烟囱都鑲上黃金。

但是那正傾吐着的



縷縷的炊烟，却夾雜

我們勞作的辛酸。

我們會把自己的穀子

一大排，一大排的割倒，

我們會換得一個錢票小而又小。

我們脊背上

那乾枯的汗漿，

已閃耀着來日的飢荒。

聽呀，『如雅各同巨魔抗戰』

那秋風又在森林中叫號；

但是我們拿什麼來過冬呢？

多節的手裏只一柄缺齒的鋤刀。

所以，我必須拋棄這村莊，

「總之，只剩這一條辦法……」

我早經想過了……」

● 這個形容語，彷彿那波洛在他最著名的長詩“Evangeline”中用過。

田園

新的鞋子，  
踏着舊泥土。

到五月的海洋，  
眺望田間的麥浪。

在農女的廚邊，  
是誰燃點起通紅的火焰？

——像蕪菁，像石榴花，  
又如一片絢爛的晚霞。

# 牧羊人

牧羊人

吹着口笛，

把東風喚起。

到那披花的路上

看主婦們響着鑰匙

巡視穀倉。

可憐的歲月是如此凋零，

黃金色的米粒，價值  
等於幾瓣殘紅。

聽呀，紅隼鳥在悲愴地叫號，

三月的太陽

空照銀齒的鐮刀。

汗水與塵土

再不能塑成

美麗的幻夢了，

春雷，如失意的老人

在陰沉的天空

隱隱呻吟。

## 村姑

具大黑眼，

你，美麗的女人，

似蚌珠之藏於壳

曳少年逐海浪狂奔。

如其為時代的肖子啊，

當更迷戀你壯健之身軀。

——粗糙的雙手

濯洗古老的宇宙。



你可自驕爲百美之王，

不恃胭脂與香露，

而以紅黑皮膚上紫青光。

亦不覺兒孫之負擔無味，

你，滿腔慈心的聖瑪利，

用赤乳峯孕育新人類。

## 書簡

在我靈魂的黑暗當中，

你那帶着香氣的信兒

似一天燦爛的星斗降臨。

字裏行間閃爍光明。

這是我生命的寶泉，

我那生命堡壘上的巨燈

卽於此金紅色的大瓶裏

吸取光源。

## 感 謝

我們且感謝這時代。  
它把兩塊生鐵，投入  
一座洪爐；更僱覓了  
千萬個，粗暴的火工  
用無情的烈焰把我和你  
兩顆心焚燒，熔化，  
用萬鈞的鐵鎚壓砸，  
像黑夜無數的星，  
在諸天裏爆濺火花。

現在，我和你

滿身都是斑駁的疤痕，

一樣多，更一樣深。

想吧，誰沒曾被練索

牽入地獄，受那——

千般烤打，凌逼，

「一鞭下，一道血，一層皮！」

我們看不慣那嗚咽，

陰闇的天空，慨然

● 這是實地裏的句子。

捨身黑暗，尋取光明。

在多麼艱難的旅途上，

我們也邁着矯健的步履。

夕陽落下西山，

卽煩惱的作好晚餐；

你還須點起一隻火把，

燒紅人間的黑夜。看呀，

數千百日，我們是

一樣矜持，汗水與塵土

培植勇武花枝。

又是一個春天過去了，

淫雨將開始降落，

旋風將開始搖撼；

但我們仍是活生生地，

用我們的大力編製着

永不凋零的花環；

如爲人類的前額，

置備真理的王冠。

## 山中

靜靜地沒有一點聲音。

我靜靜地來到這裏的山上。

——時是正午。

天上沒有一片浮雲，

太陽牢不動地在天空釘着；

獸藏洞中，

蛇臥草裏，

樹脂如蠟淚一般地流着；

一滴，一滴地枯死在岩石上。

靜靜地沒有一點聲音。



# 秋 歌

如同牠——

蟬之長吁。

悠悠地，我撥動

琴絃之淒迷。

這也是一陣

催征的喇叭，

在製造廠

在田家；

赤臂的苦力，肉搏

西風，落葉，黃花。

## 掘金記

隨着太行山——

那一九三四的山洪，

爆發着一件駭人的新聞。

說在晉北第三區，代縣，

章峙，甘霖……南山，這一帶，

那古老的量金大神●

已離棄那大量的黃金。

● 該處有地名量金台，相傳爲掌管金苗之神所居。

從此，太行腹內的黃金無主。

牠要衝開那數千年關鎖的腹壁，

隨着一九三四的山洪湧出。

這消息使得數千萬饑餓的人家，

都望着太行燒起希冀的火花。

人們雖分籍於五台，繁峙，阜平，

山陰……諸多不同的山城，

但，個個的軀體內已裝了相似的靈魂：

男兒拍一拍飢餓的胸膛，

女孩子振一振襤褸的衣裳，

老年人，也恬然用木杖

支撐着軟弱的步履，

在清晨，在雞鳴聲裏：

「啊！啊！找一條通行代縣的途徑啊！」

好把大量的金沙檢取。

五台與繁峙的來客，

是憑着多年在塞外

爲販馬所鍛鍊出來的殷勤，

平山等地的人民則是

憑着那在田野勞作根根似鐵之骨體。

還有一些山民，滿帶原始的粗蠻，

能拚死的格鬥

如山石一樣的兇頑。

在金沙裏，那靠河道的居民

建築起宏壯的夢想，

將來，要築一道堤堰，

拒阻滯沱，綿水泛濫；

更要安設一個堅實的水門，

潤漑黍地，麻田，趁時起勁。

多少窮困了的田主，

不願藉金沙恢復往日昌榮？

拿一些體力，再讓耐冬

在破落的庭院擠起濃蔭；

再建貯穀的新倉，

再買成千的牛羊，

再雇田工，再購耒耜，

打掃那堆滿塵土的神龕，  
找巧妙的木工，再刻花環。

那最不濟的壯丁，也具些簡單希冀，

娶一位美麗的村姑，

在唧唧的鼓樂聲裏。

看哪，有多少萬人忘去睡眠，

在太行山根，山足，山巔，

穿鑿着，像在三春裏鋤耕麥田。

隨急風在天空飛起白雲，

隨鐵鋤在地面流着石火。

隨着人堆上的勞作怒潮，

每一顆心都想收穫新果。

從此（人們想）或不再被鐵釜熬煮  
高粱，稻米，黍稷，蕪菁，

『置一座熔爐提取黃金！』

太行山的空氣，

整日裏像不夠人們呼吸，

每個人都用方言叫罵，

惱懊，焦灼，往往爲一粒細沙，

不惜用鐵錘爆濺血花。

實在，每一個人都需要黃金！

因爲『這黃亮而寶貴的黃金……』

能使黑變爲白，醜化爲美，……』

非做成是，賤轉爲貴，……』



「這勇敢的戰神……」

會把那衰老並令人作嘔的寡婦

打扮得如春天一樣年青！

不過，更懂得黃金的價格的，

還屬那縣城內落兌換銀錢之店所。

他們的鐵算子砰砰響動，

他們要結束那商業凋敝的艱難旅程。

他們向太行山麓散佈流言：

「唉，老鄉們，在這年頭黃金毫不值錢！」

「乘本號還擰着老號的天秤，

● 這幾句話大概是沙士比亞劇中的。

來喇，趕快來兌換你們檢出的黃金！  
沿太行山住的本都是些誠樸的人民，  
他們那簡單心田，

那經得這流言的欺騙？

結果他們便都急促的背上檢出的金粒，  
到各各縣城去把那薄薄的鈔洋換取。  
使得那些業已凋敝的縣城，

立刻又顯露昔日的繁榮。

幾千萬掘金者的血汗，

又編織起商店老闆們的王冠。

但是那飢餓仍舊伴在掘金者之身旁，  
沒奈何，他們還得向家鄉流蕩。

於今是……只留些痛苦的回味，  
盤據着太行山之脊背。

第

二

海



# 入市

爬過硃砂嶺到賈家坊去，你就看見那個害着黃痘病的大空場了。

它像一隻難看的將死的野獸，沒奈何的匍匐在那貓惡的和盛怒的火雲一般的石塊堆積成的硃砂嶺的足下。

河泊礦務局在硃砂嶺上面設立了煉焦廠，煉焦廠中的流煤所每天都是毫不停止的向四外排洩大量骯髒的液體。這些液體漸漸的就凝積成一條污黑的河流了。它躍下山嶺經過那個大空場一直向賈家坊一帶的田野中流去，像一條粗大的黑色的鋼纜，緊緊的連鎖起礦山與農村。

在那個大空場上好像從來都不長一棵青翠的樹木，或一朵鮮艷的花卉。一片污穢的枯黃的小草不分春夏的在那里顫抖着，這地帶彷彿已經完全僵癱了，春天

的雨露或夏日的陽光都不能賜與它一點活潑的生機。

賈家坊一帶的農田裏有河泊礦務局闢設的公墓，啦啦的烏鴉在那乾透了的柏樹頂上歌頌着「死」。

一些從山嶺砍柴回來的孩子是穿着被荆棘扯破的衣衫。

一些從礦山檢煤屑回來的孩子是塗着像猙獰的假面一般的黑臉。

這些孩子們有時是聚集在那公墓上，有時就跑到那個空場裏，他們打鬧着，叫着粗野的原始的山歌和那從礦山中學來的下流的歌調。

——吁嚕，吁嚕，給咱們一個漂亮的姑娘。

他們用打鬧和呼叫以堵塞「飢餓」之怒吼。

原野和礦坑和墓穴。

流落與飢餓與死亡。

煉焦廠從山巔把它的烟囱高聳的伸着，傾吐着一縷一縷的黑煙。它好像什麼

巨魔的觸角一般要攫取白晝的太陽，人民的生命以及那撒散在黑夜的天空中的亮晶晶的星斗。

——老鄉們，今晚在咱們這旅店裏住宿呀！

幾家開設在那個大空場附近的糟污而陰暗的旅店，一到黃昏那老闖們就站立在旅店的門檻上兜攬他們的生意。

——老鄉們，今晚在咱們這店中住宿呀，咱這里守着「人市」近，一清早起來，保管什麼事情都不會就誤。

在這些老闖們口裏吆喝着的「人市」就是賈家坊一帶的人們給那個害着黃疸病的大空場起的個別的名號。

這裡的田主和廠長都知道錢的來源，他們每天早晨都派着人到那大空場上雇覓苦力。

賈家坊一帶的居民，漸漸的也知道勞力可以和貨物一樣的出賣，於是他們便



每天一清早都聚集在那個大空場上兜售自己的生命。

青年和老年，

婦女與小孩子，

每天不等天色發亮就幾千百個的被雇覓到河泊礦務局裏去。礦務局裏有煤坑，礮道，翻砂廠，煉焦所……

一個偉大的工作洪爐，熬煎着大量的狠毒的血液以周流遍佈於礦山諸處之脈絡。

那些被礦務局雇去的人們，每天從礦山裏爬出來都是滿身浴着大汗，疲憊得彎腰駝背。

在那裏沒有自由和幸運。

人們都是——

一個跟一個地，

受折磨，軋斷，

殘廢，咬嚙……

以至橫遭慘死。

然而人們仍然是不停止的每天從各個田園和農村中湧來。隨着那黃昏的向火雲中沉落的太陽，他們就投身到那空場附近的糟污的旅店。

旅店主用粗糙的食物款待人們。並瑣屑地向住客們道着礦工的光榮與快樂。——明天早點起呀，現在礦上行包工制，你可盡量賣你的力氣。反正咱們出門就是爲拿力氣換錢。當然越有機會多賣氣力越好拿錢。

旅店主們是從來不提一點那礦山所施與到礦工身上的災難的。  
記得去年夏天，我一個單人步行回家去。天黑時我就投宿在那空場附近的一

家旅店裏了。

晚飯後，旅店主瞪着好奇的眼光向我說：

——這位年青的老弟，您也要到礦上作活嗎？那麼您可在明天一清早晨起到那個大空場上。那里就是「入市。」您們住在大熱鬧地方的人大概早聽說這個名號了吧。

## 下班後

汽笛拉過了，蘇保立刻便將滑車掣動機的把手，交給了那位等候換班的伙伴。他們兩個人都沉默着沒有說話；那位伙伴身材是短小的，嘴唇翹着，在每次來的時候總叨着半截煙捲，一直到他把滑車掣動機的把手接到手裏以後，才把那半截煙捲用兩個指頭搯死夾在耳朵上，那片耳朵是活像他的紅頭鼻子，時常引起蘇保一種不快的感覺。

蘇保把滿塗煤屑的鴨嘴帽扯下來，使勁的在大腿上摔了幾下，又緊緊的扣在腦袋上了。他那一連工作了十小時的腿，像帶了兩塊巨鐵。當他轉身走開滑車掣動機的時候，一段強烈的電石臭氣，猛烈的刺激着他的鼻孔。

那位伙伴實在是不知犯了什麼毛病，既是手裏提着電石燈，總還要把好幾塊

電石裝在衣兜裏。

——老蘇，回頭可得早點來，夜拉格。眼都睜不開了。

蘇保已經走遠，他沒有聽見那位伙伴的話。

他默默地走着，地上有些濺水的地方都還是硬巴巴的冰，在一個斜坡上他差點兒摔一交，使他趕緊彎下腰去提一提鞋子。

鞋後跟快要磨穿了。這時，蘇保又想起他老婆——那騷貨。

蘇保是在一想起她的時候，心裏便浮起一種漠然的煩燥，他恨不得一下就跳過前面那個煤炭壘成的丘崗，趕快將這可惡的礦坑，機器，以及一切靠這礦務局吃飯的人們，從他的視野中挖掘出去。

蘇保繞過了一叢酸棗棵，在一個水溝旁邊的石頭上蹲下來，他又扯一扯他身

上那件破棉襖，從腰裏掏出一塊破手巾來，順手投回那前面的水溝。

水溝裏的水嘩嘩地流着，這是從鍋爐邊旁那個洩水機中流出來的；洩水機軋軋地日夜不停，水溝裏的水便從這裏一直向南流去，在礦山門外的高坡上躍下，像懸崖上的瀑布一樣，翻一個花就流佈於附近的麥田。

蘇保把手巾浸在水裏，使勁的搓了兩搓，抖開，擰乾，兩手捧着在臉上擦了幾下。冰涼的感覺使他全身的皮膚覺得緊縮，他站起來，走下那塊石頭。

因為方才蹲了一會兒，他的沉重的腿有些僵木了；但是他那心頭的煩燥，却並沒有被那塊破手巾擦掉，他仍然想加緊的走，他搔着頭皮，他把鴨嘴帽扯下，扯下又戴上。

——也許趕走出礦山門，窰底下的人們還不會上來吧？！

他向前撲着身子，和一個拉纜的船夫一樣。他沿着一個丘崗的東坡往上轉，他盡力的躲避那下面是五百丈深礮道的窰口，好像那裏面有一萬條狼，時時刻刻要

擁出來撕裂他似的。

他是再不能受那些從煤窰里鑽出來的人們的嘲笑了。

那些滿臉塗着煤屑的從窰裏鑽出來的礦工們是一看見蘇保就裂着黑嘴，露着白牙對蘇保做鬼像：

「老蘇，讓你老婆同咱們睡一回成不成？」

在這種場合裏，蘇保常常是默不作聲的，並且有時還裝出正經滿不在乎，帶着微微的笑容：

「×你媽，那有什麼關係，奉送給你了！」

然而他心中却燒着不能忍耐的煩燥和苦痛。

他記得近幾天來他差不多全是悄悄地離開這裏的，爬過一個斜坡，走向不常有人跡的小道，他總覺得有嘲笑聲在四周空氣裏流蕩，那聲音和夜貓子一般，慘厲得很，他無論如何加緊的走，他也不能從這氛圍裏衝出。直到他回家，那嘲笑老是將

他圍困着。

蘇保的家，是隱蔽在幾棵棗樹同一垛碎石塊砌成的短牆後面，並不是用木頭或磚瓦構成的住屋，而是就着土岸來挖掘成的洞穴，從遠處望去，活像一個由塌毀而顯露于地面的千年古墓一般。

在洞穴的脫掉泥皮的牆壁上，還露着像原始的鐵錘的鑿打的跡印。夜裏那從礦務局對面的白沙河捲過來的風浪，常常像一匹兇猛的野獸，用牠那尾巴來敲着那洞穴的破蔽的窗紙，窗紙卜卜地響着，有時那沒有粘好的破綻被震開來，峭寒的風流便像一把尖刀，從破口直穿進洞穴的心臟。

蘇保近幾天回來的時候，都是從那陡峭的土岸上攀着荆條往下墜，一來是因爲可以省得繞一個大彎子，二則他是因爲實在想躲避那些在鄰近洞穴裏住家的，在聽見他的脚步聲時候的不三不四的唧噥。

蘇保攀住了土岸上最靠下的荆條，他的身子平空的懸了起來，兩脚是差幾寸



不能達到那洞穴進口的那塊碎石塊砌成的短牆，他的腳試探着踢了幾下，並沒有着落；他覺得好像那幾寸的距離之下，不是矮牆，而是無底的深淵！

洞穴的半掩着的單扇門，在風浪中格格的響着……

蘇保已從短牆上跳下來了。

他像一隻失迷在荒涼的，人跡罕至的狹徑裏的狗，偶然意外地找到了自己家門一般；他匆匆地便把那疲憊的身子丟在洞穴內的土坑上。

一陣輕微地，幾乎聽不出來的鼾聲，從土坑的一個犄角發出來。

蘇保向坑角伸了那兩隻粗糙而龜裂的手。

——小孫子是睡着了！

那放蕩的母親，早就溜了出去，她往往直到蘇保下班的時候才回來，有時簡直就見不着面，她是已經不把蘇保放在心上了。

本來，在最初她也有一些害怕，她會預備了自己的一套話向蘇保辯抗。她覺得

他是沒有權利來干涉她的，他支下半個月或一個月的欠薪，還不夠還酒賬，他已忘掉他是靠了什麼來養活自己同孩子，他時常醉得暈昏，顛倒的從酒舖裏跌出來，他爬着，他攀着泥土或石塊，歪歪斜斜的站起來蹣跚，在斜坡上還有時像碌碡似的滾一交。下班回來，一躺在坑上就像一堆泥，呼呼地睡去。一到上班的時候，便又拖着那未曾恢復的疲憊肢體向着礦務局走去了。

她曾挨過幾天餓，她不能在他睡熟的時候從他的衣袋裏再掏着什麼了。她向他爭吵，但他是拿不出一文錢。她哭泣，他也想不出一點辦法。饑餓逼得她太厲害的時候，她打罵她的小孩子，但是她一轉想，小孩也是沒有吃東西的時候，她便又噙噙大哭起來。

她搜索過了那個蹲在牆角的布袋，僧似的米罐，摸着的只是一手摻着煤屑的灰土。她翻搗沙釜，幻想着從那裏可以出乎意料地發現一點剩飯；但結果她是什麼也沒有找到。

餓，像一條毒蛇似的咬着她的心，這樣她爲了活着，她是得要自己給自己想法，於是她乞討，她借貸，同時——

她便放蕩起來。

她放蕩的聲名，很快的傳遍半個礦山同那骯髒得同豬窠一樣的一些小酒舖。常這消息第一次嘲弄地送到蘇保的耳朵裏的時候，他真是氣憤極了，他是一句話也不說，回去就把拳頭丟在他老婆的背脊上。她是很容易明白那拳頭的分量同來歷的，但是她並不躲開，像一個執拗的孩子一樣，蹣跚地站在他的前面。她的眼睛一直盯着他。這種沉默的盯視顯然很有力量，雖然他們都沒有把自己要說的話說出來，但這已經足夠了。當蘇保的拳頭第二次舉起來的時候，只在空中搖一搖，便如一條癩狗的尾巴似的垂了下來。

她開始嗚咽，他也就此容忍下去了。

『噎』在一根燐寸燃着的煤油燈光中，洞穴內部的一切都顯出模糊的輪廓：

小孩子露着那怕人的枯乾的腦袋，沒氣力的張着嘴，似啼哭又似喘息。一個壞了邊緣的荆條筐擠在那破舊的單扇門與洞穴的牆壁中間。那是爲了抵擋風浪的衝擊，想用牠把門撐住，但是那風浪的力量太猛了，荆條筐便像一個瘦弱的夾着尾巴的狗一樣，可憐地被擠到牆根去。

冰冷已把洞穴內的空氣凝結。靠牆角下堆着一堆炭爐，并沒有一點火。一個砂釜空仰在一個蹩腳的，污黑的，畸零的木架上，鍋蓋丟在一旁，幾個粗陋的藍花碗散放着，落滿灰塵。有一隻碗像是剛才有人用過的，可是那剩在碗底的冷水已結成了一層薄薄的冰絲。

此時蘇保似乎有些清醒了，他無奈的一手把那隻結着冰絲的碗端過，一隻手把那個被母親摔棄的兒子抱起來：

——你，他媽的，呆着沒事，往蘇家裏混；縱然能夠長大，還不是得提安全燈，背拖鉤，……鑽黑洞去。

## 潰敗

——人像之一——

他是經歷過戰爭的，所以他覺得自己很像一個從戰爭中潰退下來的兵士；在那滿蓋着白骨，撒散着折斷的刀槍，躺臥着毀壞的車輪的塹壕中，悲愴的垂着他的頭。

他的臉孔是被煤屑滿給塗抹着，汗同煤屑滲在一起，就同血漿一般，凝結了他的頭髮和鬍髭。

年青的礦工們大聲的吆喝，升降機從煤井裏爬上來，響着像巨魔頓足一般的聲音，好容易才把他從沉思裏拉回來：

——嘿，嘿，老伙計，你倒是挪動一些呀。

在鐵筋製就的懸掛着升降機滑車的車架旁邊，是那用鋼板搭成的煤站。許多礦工集聚在這煤站上，就用鐵鉗將那從煤井中運上來的煤塊添進那在煤站下面排列着的一個一個的翻車；然後是由那照管翻車的礦工把煤塊再一車一車的翻倒在運送煤塊的火車裏面。運送煤塊的火車嗶嗶的吐着蒸汽，等到那照管翻車的礦工把車箱完全裝飽之後，便長嘯一聲，跑向礦廠南頭那堆積得同邱陵一樣的煤山中去了。

升降機是整天的從煤井中汲取着煤塊，運煤火車也毫不休息在轉運。於是那照管翻車的礦工便格外忙碌起來了。在一般礦工的報酬上講，翻車工人是比較稍多一些，可是照管翻車也實在礦工中最吃力的工作。

他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他照管的是第五號翻車。今天雖是他上工的第二天，可是已經有五百多車煤塊從他手裏翻倒在運送煤塊的火車的車箱裏了。

疲憊侵蝕着他的全身，使他的肌肉就彷彿要從骨格上脫掉下來。一些年青的礦工們同情他，有時便幫他一把手。但那些監督們却不時的對他施以譏嘲和辱罵：

——老東西，覺着幹不來，就他娘的不要貪這差事。

實在他一向是反對人們做礦工的，他痛恨那縲這把農民從農田裏拖曳出來，讓那張着大口的煤井吞嚥。他更痛恨那些工程師們強迫的收買農民們的田產。當那第一條運送煤塊的鐵路軌過農村，鋪設完成的時候，他瘋狂了一般，整日裏對那來往運送煤塊的火車用大聲詛咒着：

——妖魔鬼魔，簡直是妖魔。

但是這妖魔竟在他的詛咒聲裏一天一天的猖獗起來了。它把煤塊運送到城市中去，又從城市裏運回許多說着南腔北調古怪言語的男人和女人來。男人們在礦區附近是開設了酒店，女人們則是穿着艷麗的裙子，在礦區裏傳播骯髒的疾病。於是有些當了礦工的農民們骨頭霉爛了。有的則是一下班就浸在酒桶裏。當

他從酒店門口走過，那些認識他的礦工們是向例要招呼他的：

——老伯伯，往那裏去啊，回頭您也來一碗呀。

接着便是一陣酒氣強烈地刺激着他的鼻孔。那些從酒店裏伸出頭來的礦工們，一說話就是滿嘴酒臭，活像一個剛打破泥頭的酒桶。

——妖魔，妖魔，簡直是妖魔。好好田地賣了，跑到這裏當醉鬼，簡直妖魔！

他一面嘟囔着，一面就趕快離開酒店的門口。

在這煤礦已經開辦到兩年的時候，他還保持着他的農民生活。

他和一個忠勇的戰士一樣，守護着他那四堵用碎石塔砌成的短牆，勤敏的耕植着幾畝田地。他是堅決的用着那古式的耒耜以抵禦那由礦山襲來的風流。

每當那礦廠運送煤塊的火車軋軋的從他屋旁駛過，吐着黑煙，汽笛大聲鳴叫着，並甩一把煤屑在他藍粗布衣上的時候，他不耐煩的用手揮了去。帶着十分憎惡的神氣，就又用一陣咀咒來向運煤車報復：



——妖魔，妖魔，簡直是妖魔。

他曾經發過誓，餓死也不去當礦工。

可是不久那礦區擴大起來了。工程師們也像強迫其他農民一般把他那幾畝田產強迫的收買了去。不過這一次礦廠方面是特別寬大。爲了憐惜他的年老，除付了地價之外，又給他一個翻車工人的位置。

最初他是無論如何，不到礦廠去的。但後來他一想及那幾十元的地價不久就要吃完的時候，他的意志便被那翻車軋軋的像大地要迸裂一樣的聲響震碎了。

農村的生活推開他。繚道，鋼纜，和起重機的鐵掌就抓取了他殘餘的生命。

在昨天他一上工的時候，他是和那些年青的礦工們一樣地播弄那翻車。這並不是他要向那些年青人爭取奮勇和顯示力量，實在他是蘊藏着滿腔的憤恨。他想知道一下子就把翻車摔碎；可是結果只能增加了翻車傾吐煤塊的速度，對翻車是毫無傷害。因爲在這鐵的機構中，農民們是不能像在夢一般的遼闊的田野中隨意去施

展他的威力。

今天，當他翻倒至第十二車的時候，他已經不能支持了。金色銀色的星花在他那塗着煤屑的眼簾前飛起。在他面前蹣跚的已不是一輛煤車，而是一座山嶽；它又像一隻黑色的巨獸，彎着背脊死力的把他抵住。他雖盡着四肢的力量同這巨魔搏戰，但是它已不再像昨日一樣那麼很容易地就被他推轉開了。

——啊，啊，老了。

最後這老戰士急出淚來了。●

當那礦工監督們譏嘲和辱罵的聲音又送進他耳鼓的時候，他掙扎着又猛烈地去翻動那翻車。這一來他的四周完全動搖旋轉起來了。幾十隻翻車；還有一些樹林，田野，以及他那四堵用碎石塊砌成的短牆，那些古式耒耜；還有那些時常招呼他，

● 「啊，啊，老了，最後老戰士急出淚來了」一語是“Taras Bulba”中的。

滿嘴裏噴着酒氣像將打泥頭的酒桶一般的年青礦工。

這一切都披掛着金色的銀色的星花在他面前湧現並運轉過去。

——滾開吧，老東西。

但是，還沒等到那礦工監督把這句辱罵吆喝完，他便暈倒在翻車底下，那滿佈着碎煤塊的鐵軌上了。

## 幸 運

拖鉤，那纏身的怪物！

那些從二千尺深的煤窖中爬上來的十三四歲的小礦工，每人都背着一個。他們懶洋洋地走着，彷彿全身的氣力都已被那個彎曲的鐵怪物給完全拖盡。

從礦山到礦工們下宿的村莊，那道路一直很骯髒。農人們收穫穀子時所殘餘下的乾草，老是同馬糞，黑煤屑混在一起。還有路旁那被礦山裏的洩水機的流水所淤積成的臭泥塘，發着醇，望去簡直像一些極惡性的，將要迸裂的大瘡疤一般。

二三十個小礦工噁噁嚶嚶地走着。他們有氣無力的一面談着話，一面還很用心的聽那背上的拖鉤同那在腰間懸掛着的安全燈擊撞的聲響。在他們，對這兩件東西，本來是早就厭惡了，但是因爲一離開這兩件東西就得挨餓的緣故，所以又得

戰兢兢地去做着牠們；——拖鈎倘若摔了安全燈的底節，那安全燈的玻璃是立刻就全粉碎的。

小礦工們談話的焦點，聚集在一個小伙伴叫作雷全的身上。

「雷全！你若升到「頭」的時候，可不要忘了咱們弟兄們呀！」

「那時候，你不爛打咱們，就算不錯。」

「你得敢，你雷小子倘若學現在那「王頭」，這里就是你小子葬身之地。你看，

這高岸，旁邊那井……」

「雷全，他媽的你是願意活理，還是願意試試水葬……？」

雷全顧不得答覆每個伙伴的話，他只默默夾在他們中間隨着他們擠擠嚷嚷地走。也許他的臉早已紅了，但在那塗滿煤屑的臉皮上是看不出來的。

雷全並不怎樣太高興，他不過只是被工頭把工作給他替換了一下，由拖煤筐換成趕煤車，工作不見得減輕，工錢也是一個也不多給。

但是在其他的小伙伴，就覺得他是走了好運了。那被羨慕同嫉妬所燃燒出來的話，今天是一直說着，幾乎忘掉了他們的疲倦。

雷全是在十二歲上當了礦工的。

那也是一個秋天，柿子樹變紅，沙沙搖搖地穀子成熟的時候。雷全正在釀財主家的割完穀子的穀地裏，檢那剩餘的穀穗。突然遠遠地漂來一聲女人的叫喊，雷全吃驚的回過頭來，那遙遙地站在禿光的穀地的壠頭上的，乃是他母親。她用手攏着嘴唇，一再地喊：

「全……子……」

聲音一陣陣地跳過那被鏟刀斬短的穀穗，躍進雷全的耳鼓，於是他便隨着母親回家了。

他一進門就看見那滿身煤屑的黑爸爸在院心坐着，彷彿有什麼要緊的事，等

着雷全來辦似的。

「小全頭明個不用去拾穀穗了，也和東街阿根，三貓他們一起去窰底下混混吧。背幾筐子煤，怎麼也比一天拾人家兩穗半穀子強得多。」

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打就的一隻拖鉤，也許是祖上傳下來的，被他母親在屋裏一張破桌子底下拉出來。她用胳膊量一量雷全的背，馬上便將院心的曬衣服繩子，用剪刀剪下一節拴在那拖鉤把上。

『成……了……』

她一面說着話，一面讓雷全舒長胳膊試了試。

雷全並沒有表示什麼，雖然是由于他的不太明白那煤窰下的嚇人的情形，也是由於他小小的靈魂中，對於自己的命運，似乎有一種預感。他并不驚奇。他習慣了他爸爸的生活，老是聽着汽笛叫喚就出去，直到汽笛又叫喚了才回來。混身滾得像一個黑鬼，一進大門就是一股汽油味猛烈的刺人鼻孔，使得屋子，院心的空氣馬

上沉鬱起來，並且在近幾天來，他又老看不見阿根……三貓……在他們那時常打跟頭同摔跤的土堆上，只剩他一個人間踽踽，人們都說阿根，三貓去掙大洋錢去了；其實雷全很明白，他們全鑽了那煤窰的黑窟窿。

『咱小子，趕明兒，還不是也幹那個！』

小雷全是在前些日子，就給自己的命運下推斷，並英勇地表示承當，毫不畏縮。第二天雷全即同汽笛一起起身，拖鉤在他背脊的左右不住的開始摔打。他夾雜在阿根，三貓以及其他小礦工們中間，向着那吐着黑烟的，高聳雲際的礦山裏的烟囪足根走去了。

烟囪巍巍的站立着，它是人間同地獄的一個界標，它的足跟即是那二千尺深的煤井張開着的大口，無晝無夜吞噬着兒童的鮮嫩的血液，以及一切壯夫的筋肉。熊熊的大火，在鍋爐房中煽動着。一千匹馬力的引擎急速的開動着機輪。一條堅韌的鋼的纜索從煤窰中走上來，爬越架在井口上的高車架子的鋼骨，匆匆地爬



進機器房的開車間，一會兒又匆匆地退回去，彷彿一條尋覓巢穴的毒蛇一樣，躡進去，又躡出來。不過牠的首尾是不能看見的。因為牠一頭是在開車間裏的線軸上，那頭則是在煤井裏繫着一個有十數噸容量的鐵罐。

人們從鐵罐中被投了下去。煤塊從鐵罐中被裝了上來。

雷全擠在裝着數十個人的鐵罐裏，夢一般，就被摔到窰底了。他從鐵罐裏走出來，在人堆中他見到阿根、三貓，不過他不過只覺到那兩個是阿根、三貓就是了。

窰底下的生活，簡單而熱鬧。一個大石塊砌成的穹廡上面，掛着數百燭的大電燈。一個黑壓壓的煤站，像蜘蛛網中的蜘蛛似的在那里躡着，把十數條輕便鐵道向各各礦道伸開去。輕便鐵道上，人鞭着馬，馬拖着煤車，隆隆地沒有一刻停止。挖煤的礦工，揹煤筐的小苦力，要到他們那工作的地方，那是也得在這些輕便鐵道上走過。他們一直走到輕便鐵路的盡頭，他們才離開鐵路，躡進一種用木椿作成的林子。這是那已經採掘完的煤層，尙未來及構築礦道敷設鐵路，但是又怕那煤層頂上的土

陷下來，所以就用了這些木樁子來支持。木樁中間是一條枕木排成的木道，浸道水，倘用力一踏，那枕木縫中就有水漬漬的冒出，聲音如鬼叫。礦工們從這便把安全燈燃着了，並伸出手來，讓礦警給全身檢查一遍，看看是否有煙捲，因為在窯底抽烟簡直就等於在人世裏放火。

挖煤的工人們擠過木排道，各自奔向那頑強的，黑越越的岩石去了。

雷全也由阿根領着去見了工頭。

在並不太亮的安全燈的燈光中，工頭的面目是不能描畫清楚的。所看見的僅僅一個簡單輪廓。顴骨突出，嘴唇厚厚的，沒有下巴，令人一看很容易的就想起那秋天的菜園裏，那不收成的死蔓子窩瓜。窩瓜一搖一幌的發出粗暴的聲音——那是指示雷全作工人的大道：

「你爸爸昨天就給你掛號了，小子！挺挺腰板，好好的幹吧。小小的歲數，日後總有你的……」

說着死蔓子窩瓜，又從腰間拉出一條黑油大棒來，他敲着那裝煤筐子的邊緣。

「下拖鈎的時候，少來點勁，筐子破的太快了，是要罰工錢的。記住，小子。」

之外，工頭就什麼也沒說。這種簡單的命令，就像鋒利的白刃，準確的放在雷全的胸口前面。然而雷全並沒有躲避，他毅然的把那白刃握住；拖鈎往背上一搭，曳着煤筐——去了。

拖煤的小苦力們的工作，在煤層與輕便鐵路之間的木排道上。他們把那從煤層採好的煤，一筐一筐的拖到那木排道同輕便鐵路接軌的地方。

小苦力們來回的走着，隆隆地像一羣地球房裏的拋球道上滾着的黑色的大個地球。他們流着汗，汗水在臉上的煤層中間幾條褐色的水道，但立刻就又被煤層給填平。汗濕的破布褂，煤層也是一層一層地往上蓋。

拖鈎把上的繩子，是跨在小苦力們的胳膊上的，當小苦力們初上工的時候胳膊

膊肩，不等半天就腫了。趕下半晌就得皮破出血。血，透過了破布褂，在繩子兩旁同黑煤層混起來，成爲黑紫色的泥漿。小苦力們如被針刺一般的痛苦着，中間不免有一兩個啼哭起來把工作趕慢。

但是那工頭對這些是毫不顧忌的，你初來也罷，反正你跑不快，他就把黑油的  
大木棒子拉了出來。

『你媽的！裝死裝活的！你算幹他媽的什麼？要來這黑窟窿當洋學生嗎？』  
一棒打在流着淚的小苦力身上，小苦力不敢嚷痛，便又飛也似滾開了。死蔓子窩瓜，可算得一個最好的地球打手！

小苦力們，每人管理兩隻煤筐，除拖着的一隻外，煤層那邊，尚有一隻所謂「坐地筐」，苦力們一分鐘也不能呆着，放下空筐，那「坐地筐」也就滿滿的了，馬上就得拖着走。在從前，本來是每人只管一隻的，但是近來經營業考慮的結果，決定讓小苦力們由管一隻筐加成管兩隻——這樣廠主方面可以獲龐大的利益，並可減少

勞動消費二分之一。

趕雷全來作礦工的時候，這辦法已經實行了。不過雷全在第一天，可沒有哭。這一個小小的英勇的受難靈魂，竟在血裏面掙扎着將眼淚忍住。

也許是被那死蔓子窩瓜的黑油木棒給嚇住了吧？但是死蔓子窩瓜從當天起便特別誇讚雷全。

二年過後，煤車班裏一個老馬夫開革了。要在這些拖煤筐的小苦力們中間挑一個去補充。於是死蔓子窩瓜便推荐了雷全。

那老馬夫開革的原因，雷全完全知道，那是爲了在一改良待遇的運動中，那老馬夫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老馬夫要求着在每日上班的時候，得讓他們村子裏的工人們乘坐那運煤的空列車。因爲他們的村子實在離礦山太遠，二十多里，幾乎要得走兩鐘頭。這樣算起

來，他們的工作在名目上是十小時，但實際上，連路上費去的時間，恐怕十四小時都不止。

老馬夫當每天從家裏一直趕到窰口的時候，差不多他的眼睛就全紅了，他和瞎子一樣，他走進鐵罐，全憑了他的習慣。十小時的工作完後，他又趕回家去。回家他已經快成半死了。

這樣，那老馬夫無論怎樣也得向廠方提出乘坐空列車的條件來。況且礦山到×埠的鐵路，正經他們的村子，運煤列車，每天把煤送到×埠，在他們上班那時候，總有一列空煤車回到礦山。他覺得坐一下沒關係，所以老馬夫的意志很堅決；

『不管死活，咱們是非讓廠長答應這個不成！』

雷全那時曾看見老馬夫的悲慘的，激昂的樣子，紅眼睛，塗着煤屑的白髮蓬鬆着。個個像着身子，舒着乾枯黑手掌——呵！鄉間傳說裏的索命的鬼魂呵！

要求改良待遇的事件，幾天就結束，礦長並沒有管到老馬夫的死或活，他只認

他是有意搗亂——老馬夫開革了。

雷全從老馬夫的空位子上，接過來一把瘦瘦地皮鞭子，同一匹害着腐病的馬。牠的四蹄腫得利害，和四個大個癩蝦蟆一樣。

病馬的鬆散的下垂着嘴唇流着血，一根細細地麻繩絞着牠的舌頭。這是預備在用鞭子打他也不走的時候，來扯動的，細細的麻繩，把病馬的全神經箍住。只要人用手一摸那繩子，病馬就立刻跑起來。

煤車在輕便鐵道上隆隆地走，雷全在車旁一邊跑一邊揮鞭子。當他瞥見那馬嘴上的麻繩時候，他覺的自己的背脊上的皮肉就像是裂了一般，發巨痛。

他想起初來時候……兩顆大的淚珠從他那滿塗煤屑的臉滲下……

但是，他那些同他在一起混了二年之久的小伙伴們，已覺得他是交了好運了。今天，他們一路上，對雷全並不只是羨慕同妬嫉，實在也含有對伙伴的同情的慶祝意味。

